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繡鞋記 第十七回 締姻媿以綿世好

詩曰：不是筵開射雀軒，祇緣種玉自藍田。
憐孤有意聯姻誼，不負交情一片堅。

話說黎母在席上看見黃成通之子生得英俊，欲將孫女與他結親，便向葉氏安人說道：「老身並無別事奉商，因見令孫兒乖覺歧嶷，將來定成大器。小孫女與他同庚，只大兩月，意欲共結絲羅，第恐蓬戶柔姿，未必能如尊意。」葉氏答說：「老安人說哪裡話來，小孫命生不辰，慈父早為見背，今得令郎不棄東牀之選，實乃泰山之靠，何幸如之？」黎母令丫環將孫女抱出，拜見葉氏婆媳，葉氏安人向手中除下玉卮一雙作聘，以志不忘。黎母命婢將酒滿注，兩相交飲，以為酒杯許口，永無反悔。彼此暢飲一番，直至日落西山始行散席。葉氏婆媳告別黎母，姑媳相送出門，上轎登程而去。自此兩姓聯姻，更為篤好。過了數日，葉氏安人敬請高明地理覓就吉壤，安葬成通，並請星士選擇良辰。差僕通知黎府，一面延僧建醮，超度先靈，四親六眷擺祭紛紛。黎爺備辦禮物，前往致祭，所有一切事務具是黎爺主持。到了是日出山，鼓樂喧天，人夫執事甚眾，驚動沿村男男女女觀看，無不稱快，並說：「黃成通被葉蔭芝如此欺凌，今日得雪冤仇，風光大葬。為人做好終須好，惡人到底歸身。此話確實不虛。旁人議論無庸贅述。且講黃成通靈柩到了山前，土公預先開便了塚，勘輿定了吉向，等待時辰一到，即行下葬。一眾親友送畢，黎爺為之款接，極屬慇懃，各皆歡悅。一連忙了數日，喪務告畢，墳面亦經築好，黎爺拜辭而歸，葉氏姑媳千多萬謝。自此黃家平安無事，婆媳相與撫孤收租度日，目待孫兒長大成人，開枝散葉，以綿宗祧。按下不表。

卻說葉蔭芝在牢獄禁押，日因愁城不勝煩悶，形容枯槁，顏色憔悴。閒來無事，自思己過，每每為之扼腕長吁，深恨當時不該如此恃勢欺人，橫行鄉曲，以致釀成巨案，撫胸自問，實屬咎亦難辭。正所謂：天作孽猶可違，自作孽不可活。想我蔭芝身為主事，在京供職有年，回籍奔喪，理應早為起復，何苦逗留在家，迷離花柳，縱情酒色，貪好貨財，自取滅亡之禍，伊誰之咎，夫復何言？所恨相交盡屬協肩諂笑，不能箴規納善，更為朋比作姦，種種非為，半由自己所招，半為他人所累，既往不咎，錯腳難香，只可聽之而已。未幾，抑鬱傷懷，不思飲食，奄奄瘦損，弱體難支，彩薪之憂，是所不免，其妻妾聞知，難以為情。一日愛妾攜子進監探病，獄卒不肯見容，多方賄賂，始得徇情放進。蔭芝見了愛妾與及兒子，遂即抱頭痛哭。哭罷，彼此敘了一番離別之苦，蔭芝問道：「別後家中景況若何？」答曰：「如常。」又問：「鳳姐近來有無出入？」伊氏叫聲：

「老爺，鳳姐之事，難道你竟不知麼？」蔭芝說：「被行信息不通，如何曉得？」伊氏道：「自從老爺提省審訊，鳳姐抱悶耽愁心虛，畏及千連，竟爾自萌短見，也曾經官驗明，申詳在案。」蔭芝聽聞伊氏所說，便即頓足槌胸，哭叫：「芳卿，蒙你多情垂愛，原擬百載同歡，豈料一旦分離，竟使柳眉皺碧，杏臉消紅，素娥托月，紫玉成煙，是予之罪也。」言罷悲啼不止，伊氏從旁勸慰：「老爺不必過於傷感，千祈保重貴體，倘憂多成病，無人調護，自去扶持，為之奈何？」蔭芝說：「愛卿之言雖是，但鳳姐為我不知受了多少折磨，正得成就其事，今者為我亡身，問心實屬難過。生於情而死於情，天壤間能有幾人哉？是以不能不為之而墮淚。轉聲便叫：「孩兒過來，聽我吩咐，自今以後，務須努力做人，小心事奉母親，不可高頭硬性，相恤里鄰，和睦鄉黨，前車可鑒。千祈不可照我所為，自蹈湯火，難逃法網。其子聞言，傷心流涕：「父親不必掛心，孩兒自當遵訓。所有一切家事，母親操持門戶，關防孩兒照管。

自此勉力攻書，不墜青雲之志，箕裘相紹，務祈肯構肯堂。惟是父親現在被押囹圄，孩兒弗克追隨左右，私心自問，殊覺不安，惟望彼蒼垂憫，予以一線之生，俾得樂敘天倫，感甚幸甚。」

言未畢，禁卒近前催促：「此地非久談之所，快請迴避，誠恐獄官到來看見，彼此均屬不便。」蔭芝此時實難分別，其子與妾亦屬依依不捨，六條珠淚悶灑衿懷，三面相看殊難割愛，欲行欲止，無奈獄卒不容久待。三人只得含淚而別。伊氏偕子轉回寓所而去。按下不表。

且說張良雪之妻陳氏，因包庇張鳳姐與葉蔭芝私約，協同前往寶蓮庵敘會，在佛前發誓聯盟，被伊夫查知其事，將妹鳳姐嚴行錮禁，把她逐回娘家。陳氏被夫休棄之後，也自知錯，隱氣吞聲，終日受其父母怨罵。心中暗想，外室斷難存身，兼之無顏以見親友，有夫之婦未便復行再醮，只好入寺修行，以蓋前愆，乃為上著。主意已定，即向父母跟前泣求：「情願托足空門，皈依懺悔，以了今生因果。」其父母見女如此情景，殊覺慘然，不得已，從其所說，叫句：「女兒，雖乃你自行差錯，究竟因人連累，今已被夫所棄，鏡破難以復圓，雖在外室藏身，他日作何究竟？仔細想來，還是入寺為高，聞得清真庵女尼十分端正。終日持齋把素，念佛看經，一塵不染，迥異桀枝、亞左之流，待我明日送你拜她為師，俾你終身有個安樂之處。所有衣單各項自有父母為之，無庸你掛慮。」話畢，陳氏心中不啻喜出望外。過了幾日，其母命人打轎，帶領丫環前往清真庵燒香，女尼靜遠連忙迎接。入到佛殿，陳母命〔丫〕環點燭，親手自炷名香，恭身禱祝一番，起來化帛，靜遠引至客堂坐下，奉茶飲畢，女尼啟口問道：「太太貴居上姓？乞示其詳。」答曰：「妾身姓陳，本邑人氏，就在前村居住，久聞寶庵雅潔，是以到此燒香。請問師傅法號何名？」

「女尼答曰：「法名靜遠。」陳母復問：「門下法嗣若干？」

靜遠說道：「山門清淡，只有小徒一人，現已分居別庵。陳母道：「妾身有句話兒奉商，未知師傅可能容納否？」靜遠云：「太太有何賜教，小尼無有不遵。」陳母口稱：「師傅，實不相瞞，妾身有一小女配與張良雪為妻，近回夫妻反目，休棄送回娘家，今欲帶發修行，以圖清淨。久聞師傅端正持躬，欲令小女投於門下為徒，俾她終身有托，未卜尊意如何？」靜遠聽說，口稱：「太太，令愛姑娘緣窗閨秀，玉葉金枝，第恐山門淡泊，菜根滋味，適口無腸，未免有防簡慢。太太既係不遺葑菲，小尼自當拜命。」陳母見靜遠一口應承，心中十分歡喜。

便說：「取憲書來看，擇選吉日，好送小女到來拜師。」靜遠即把通書呈上，陳母查閱，說道：「明朝乃是黃道吉辰，便可行事。」說畢，起身辭別，女尼相送出到門外，說聲：「簡慢。」

就即起轎而行。歸到家中，陳氏接見，問道：「母親到庵會見師傅，如何商議？」陳母將情由一一言知女兒：「明朝乃是吉日良辰，便好送你到寺，快些打疊應用各物，一同攜去。」